

寒山子詩集

附豐干拾得詩慈受擬寒山詩

寒山詩一卷 豐干

拾得詩一卷 附慈

受提寒山詩一卷

四部叢刊集部

寒山子詩集序

主元庚歲

朝議大夫待郎贊州諸軍州守刺史蘇國賜緋囊閻丘胤撰

詳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許人也自古老見之皆謂貧人風狂之士隱居天台唐興縣西七十里號爲寒巖每於茲地時還國清寺寺有捨得知食堂尋常收貯餘殘菜滓於竹筒內寒山子若來即負而去或長廊徐行叫喚快活獨言獨笑時僧遂捉罵打趨乃駐立拊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且狀如貧子形貌枯悴一言一詰理合其意沈

而思之隱况道情九所啓言洞該玄默乃
樺皮爲冠布裘破弊木屐履地是故至人
遯迹同類化物或長廊唱詠唯言咄哉咄
哉三界輪迴或於村墅與牧牛子而歌笑
或逆或順自樂其性非哲者安可識之矣
胤瑣受丹丘薄宦臨途之日乃榮頑痛遂
召日者醫治轉重乃遇一禪師名豐干言
從天台山國清寺來特此相訪乃命救疾
師乃舒容而笑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
欲除之應湏淨水乃持淨水上師師嘆之

湏吏桂珍乃謂胤曰台州海島嵐毒到日必湏保護胤乃問曰未審彼地當有何賢堪爲師仰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乃可見之寒山文殊道迹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又似風狂或去或來在國清寺庫院走使厨中着火言訖辭去胤乃進途至任台州不忘其事到任三日後親往寺院躬問禪宿果合師言乃令勘唐興縣有寒山拾得是否時縣申稱當縣界西七十里內有一巖巖中古老見

有貧士頻往國清寺止宿寺庫中有一行
者名曰拾得胤乃特往禮拜到國清寺乃
問寺衆此寺先有豐干禪師院在何處并
捨得寒山子見在何處時僧道翹答曰豐
干禪師院在經藏後即今無人住得每有
一虎時來此吼寒山拾得二人見在厨中
僧引胤至豐干禪師院乃開房唯見虎跡
乃問僧寶德道翹禪師在日有何行業僧
曰豐干在日唯攻舂米供養夜乃唱歌自
樂遂至厨中竈前見二人向火大笑胤便

禮拜二人連聲喝珎自相把手呵呵大笑
叫喚乃云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禮我
何爲僧徒奔集遞相驚訝何故尊官禮二
貧士時二人乃把手走出寺乃令逐之急
走而去即歸寒巖珎乃重問僧曰此二人
肯止此寺否乃令覓房喚歸寺安置珎乃
歸郡遂製淨衣二對香藥等特送供養時
二人更不返寺使乃就巖送上而見寒山
子乃高聲喝曰賊賊退入巖穴乃云報汝
諸人各各努力入允而去其穴自合莫可

追之其捨得迹沈無所乃令僧道翹尋其
往日行狀唯於竹木石壁書詩并村墅人
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及捨得於
土地堂壁上書言偈並纂集成卷但胤樓
心佛理幸逢道人乃爲讚曰

菩薩遯迹示同貧士獨居寒山自樂其志
貌悴形枯布裘弊止出言成章諦實至理
凡人不測謂風狂子時來天台入國清寺
徐步長廊呵呵拊指或走或立喃喃獨語
所食厨中殘飯菜淳吟偈悲哀僧俗咄挫

都不動搖時人自耻作用自在凡愚難值
即出一言頓祛塵累是故國清圖寫儀軌
來劫供養長爲弟子昔居寒山時來茲地
稽首文殊寒山之士南無普賢拾得定是
聊申讚歎願超生死



寒山詩

五言

凡讀我詩者心中湏護淨慳貪繼日廉謗
曲登時正驅遣除惡業歸依受真性今日
得佛身急急如律令

重巖我卜居鳥道絕人迹庭際何所有白
雲抱幽石住茲九幾年晏見春冬易寄語
鐘鼎家虛名定無益

可笑寒山道而無車馬蹤聯谿難記曲疊
嶂不知重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此時

迷徑處形問影何從

吾家好隱淪居處絕囂塵蹕草成三徑瞻
雲作四鄰助歌聲有鳥問法語無人今日
娑婆樹幾年爲一春

琴書湏自隨祿位用何爲投輦從賢婦巾
車有孝兒風吹暴麥地水溢沃魚池常念
鶴鶴鳥安身在一枝

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欲驗飛鳬集湏
旌白兔遊靈瓜夢裏受神橘座中收鄉國
何迢遞同魚寄水流

一爲書劍客三遇聖明君東守文不賞西
征武不勲學文兼學武學武兼學文今日
旣老矣餘生不足云

莊子說送終天地爲棺槨吾歸此有時唯
湏一番箔死將餒青蠅吊不勞白鷺餓著
首陽山生廉死亦樂

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釋日
出霧朦朧似我何由届與君心不同君心
若似我還得到其中

天生百尺樹翦作長條木可惜棟梁材拋

之在幽谷年多心尚勁日夕皮漸充識者
取將來猶堪挂馬屋

驅馬度荒城荒城動客情高低舊雉堞大
小古墳塋自振孤蓬影長凝拱木聲所嗟
皆俗骨仙史更無名

鸚鵡宅西國虞羅捕得歸美人朝夕弄出
入在庭幃賜以金籠貯局哉損羽衣不如
鴻與鶴飄颻入雲飛

玉堂掛珠簾中有嬪娟子其貌勝神仙容
華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過

三十年還成廿蕉滓

城中蛾眉女珠珮珂珊瑚鸚鵡花前弄琵琶
月下彈長歌三月響短舞萬人看未必
長如此芙蓉不耐寒

父母續經多田園不羨他婦搖機軋軋兒
弄口過口拍手催花舞揩頤聽鳥歌誰當
來嘆賀樵客累經過

家住綠巖下庭蕪更不芟新藤垂繚繞古
石堅峻嶺蟲山果獮猿摘池魚白鷺啞仙書
一兩卷樹下讀喃喃

四時無止息年去又年來萬物有代謝九
天無朽摧東明又西暗花落復花開唯有
黃泉客冥冥去不回

歲去換愁年春來物色鮮山花笑綠水巖
樹舞青煙蝶自云樂禽魚更可憐朋遊
情未已徹曉不能眠

手筆太縱橫身才極瓊瑋生爲有限身死
作無名鬼自古如此多君今爭柰何可來
白雲裏教爾紫芝歌

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

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十年
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俊傑焉上郎揮鞭指柳楊謂言無死日終
不作梯航四運花自好一朝成萎黃醍醐
與石蜜至死不能嘗

有一餐霞子其居諱俗遊論時賓蕭奕在
夏亦如秋幽澗常虛瀝高松風颶颶其中
半日坐忘却百年愁

妾在邯鄲住歌聲亦抑揚賴我安居處此
曲舊來長既醉莫言歸留連日未央兒家